春暖花开时

王建春

迎春花开，天渐暖，每到这时，妈总吆喝我们上山下地挖荠菜、扯小蒜、扳竹笋、直至捋槐花，每次都津津乐道，这能吃那能吃而且消炎解毒治百病。

都说妈精神好，七十像五十，长寿没问题，外婆就活了九十岁，妈也从没觉得自己老，一直热衷组织和参加县里的各项群艺活动，以至成为县里的名人，我们大家庭先后被评为县级、市级、省级直至全国最美家庭，妈功不可没。然而，今天这一切都成了回忆，前年，妈没能打败病魔，不甘心地撇开我们，生命终止在七十三岁。

妈的病一年前就有了症状，可医院没诊出病因，归结于颈椎、腰间盘压迫神经导致疼痛，可怜的妈妈不但经受南辕北辙的不当治疗，还蒙受我们的怨声载道，医生嘟囔妈娇气，我们怪怨她不该天天打麻将，不该没日没夜地参加活动，不该节省将就不注重养生。妈强忍疼痛，拿我们的“指责”当孝心，我们请保姆，妈先拒绝后辞退，她说一个人能照料好爸爸，当时，爸年近八十，双目失明，得过脑溢血，我们看护重点都在爸那儿。现在回想，妈那时不但要承受自己的病痛，还要照看爸爸，我们是多么残忍、无知和大意。整理妈妈遗物时，发现柜子、箱子还储存不少药物，治感冒发烧、跌打损伤的，那是给大家备的；治疗活血、便秘的，那是爸的；治疗神经疼痛、手脚麻木的，那是妈自己的。一度时间，妈老往推销疑难杂症祖传秘籍的摊位跑，我们笑话妈闲得没事，现在好后悔，当初如果细心，早带妈体检，有迹象早治疗，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记忆中妈做饭很难吃，可每年团年饭不顾我们阻拦照样满盘满碗地上。才工作那会儿，跟一位老同事发牢骚妈不会做饭，同事一句反问“那你是咋长大的？”羞得我无地自容。家里条件好转后，妈常接老家亲人到陕南做客，亲戚们很自然地反客为主，包揽三餐，她们说，妈自小学习好，外爷外婆只盼妈读好圣贤书，根本舍不得让她做家务。纵观妈这辈子，从不做饭到不会做，再到学着做、经常做、做到老，真不容易，妈做面食特别是包饺子很有一套，爸特爱吃，生活把妈磨砺成了既擅擀关中面又会做陕南米的超能女人。

妈说她刚到陕南那阵，水土不适，吃不上面条，听不懂方言，宿舍后墙贴着山，杂草从窗户伸进屋，走田坎、跨跳石、过独木桥成了家常饭，周六当地教工回家，只剩她和哥哥，大山深处的夜晚吓得瘆人。多年后，我从老家亲人们头一次踏进陕南的惊愕，领悟了妈当初的艰辛，“妈呀，全是山，塌下来都没地方藏。”这是她们下火车后的第一句话，车驶在宽敞的马路上，但亲人们手攥着手恐慌至极，生怕车子坠入悬崖。

妈的剪纸工艺了得，远近闻名，兴贴纸花年代，邻里乡亲大凡喜事少不了恭请妈妈。妈在老家的情形，我不记得了，妈在家砸石炭、做蜂窝煤、掏地炉、挑煤渣、搭厨房、扎扫帚、上房修瓦、报纸糊墙、石灰刷墙、油漆家具、开垦边边沟沟种庄稼、楼顶阳台种菜养花、院子前后栽树植天麻、墙角旮旯养鸡养鸭、给我们纳鞋底、做新衣、补旧裤、缝棉被、做床罩，我忘不了，伴随我童年、少年、青年、一直中年，我忘不了每年端午节妈都要给她的子孙亲手做香包，忘不了妈在压岁钱红包上给孙辈们亲手写的祝福语，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因为爸妈工作调动老搬家，妈至少砌过八次灶台、垒过十个蜂窝煤炉。

有件事说出来可能好多人不信，爸当时已经是县人事局局长了，妈还不时地瞅机会利用暑假带我们做小工弥补家困，一九八三年安康遭特大洪水，百货公司进了批被水淹的器具需要清洗，妈带着刚中考结束的我把活儿揽下来，干了一天，妈不让我去了，后来得知，妈听说污垢里有细菌、病毒，怕传染我，一个人悄悄洗了十来天替我完成了揽活。

生活的窘迫，逼得妈不得不“抠门”，单位大院有棵苹果树，长到乒乓大小就被大人小孩打完，我们吵闹着要吃，妈才从箱子里挑拣有伤痕的分给我们，记忆中好像就没吃过一次好端端的苹果，这个“恶习”妈一直顽固地保持到老，条件再好，仍舍不得丢弃有伤痕的水果，趁我们不注意，剜掉伤痕照样吃。我们拿回的挂历，妈总是把它分开贴在墙上，用妈的话就是：这样一次能看十二幅。

妈走的前三天，我梦见妈穿着我最喜欢看她穿的粉红短袖坐在我床沿，深情地注视我。妈退休后最爱穿大红衣裳，喜庆热烈，与妈外向乐观的性格相符。前几日，妈妈又在梦里叮嘱我：春捂秋冻。我告诉妈妈：爸好着的，家里一切都好，您亲手栽的樱树、桃树都已开花，葡萄、梨枣、琵琶树也已发芽，果实熟了我们一定像往常一样，邀请您的好伙伴和街坊邻居一起品尝、乘凉。

妈是2018年烈士纪念日下午两点零九分走的，我们把妈的骨灰安葬在她称之为革命公园的烈士陵园山上，那里有革命先驱廖乾五塑像，有众多为解放平利而牺牲的先烈，“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以及山上的建筑，是爸担任民政局长时期修建的，老家亲人来了，妈最喜欢带他们到这里登山观景、眺望县城，每次妈都骄傲地给他们指我们兄妹及平利亲戚的居住位置，我们也总能一眼分辨出爸妈的住处。如今，春暖花开，我们在县城各个角落，依旧也能仰望到镶嵌在油菜花海中的妈妈。

芭蕉水

李光照

芭蕉口，一个很诗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不仅仅是这名字多么诗情画意，更多的是关于他留给我儿时最难忘的回忆，厚重的红色历史，一弯烟波浩淼如诗如画的美水。我无数次固执地认为，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把水和生活剥离开，单单满足于游人的某些快感，那就有些太愧对于水的功能了！水滋润着万物，水是土地的母亲，水是粮食的源泉，水是森林营养，水是沙漠绿洲的朋友，生活中更离不开水！这些都是我对水乃至对生命的狭隘认识！恰恰芭蕉口的水的确将水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

春意盎然，任河蜿蜒清澈芭蕉之滨；盛夏绽放，大小钟林沟泽千亩良田；秋风送爽显钟沟育十里乡亲；冬日暖暖，温家沟水听鸡鸣披雄鸡报晓。这就是芭蕉口的水，峡谷溪流斗折蛇行，滔滔任河蜿蜒东流。

芭蕉口的水文化，单从这些地名你绝对就能充分感受到：东南面有大钟林沟，小中林沟，芭蕉沟，西北面有显钟沟和温家沟，当然还有著名的任河水打这里蜿蜒而过，很是温柔地将芭蕉口抚摸成了的南北两岸！温家沟从芭蕉口流域的上游注入任河，大小钟林沟和芭蕉沟则在中间以一种温柔的姿态走向河的怀抱，最后，我的老家显钟沟就一路欢笑直奔任河，算是对任河最后的馈赠吧！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是陶渊明归隐的洒脱情怀，可惜，我没有陶渊明的那种安静心态，在芭蕉口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讲《桃花源记》，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何时能有我真正拥有的世外桃源？现在回想起来很是幼稚，我本凡夫俗子，在世俗面前，能有那样超然于物外的达观情怀吗？就如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是一位真正能够回归田园的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的人，但我对陶有的只是敬仰。

水滋润着万物，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的痕迹，凡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那绝对是个人们争相栖居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我的祖先才不远万里，从饱受战乱的水乡江南一路寻觅到了这里，然后安居乐业！确切的说我的先辈是属于难民迁徙，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非常贫穷，爷爷说我们的祖先是给人帮常年的，没有立锥之地，传到了我们这一辈的时候，由于是大集体，大锅饭政策，土地没分配到户，弟兄姊妹多，人多劳少，加之父亲做着乡下老师，家里面唯一的顶壮劳力，就是我苦命的母亲了！小时候，老家没给我什么好的感觉，有的只是饥饿和寒冷，有的只是冷遇和白眼，有的只是酸楚和迷茫。每到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我们家人虽多，分到的粮食却最少，我甚至不敢面对母亲满是无奈的面孔；不敢面对爷爷的浑身破旧的沧桑；不敢面对母亲的粮仓。穷则思变，母亲一边想一边做，我也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还是得感谢爷爷，在他的怀抱里，我听到了不少传奇的故事，虽然这故事不是关于他的，但也深深感染着我，启迪着我幼小的心灵，爷爷从小教会了我四个字——天道酬勤，我一直记着。学贵有恒，我一直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母亲常在我耳边唠叨，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读书，对于天资来说，我并没什么天资，我甚至属于不太聪明的哪一类，包括现在！随后我顺理成章地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师范，很自然地走进了不同的校园，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艰难跋涉！

儿时，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母亲的稻田，土地刚刚到户，我们家很幸运地分了一亩稻田，有时，全村的人为争夺水源那个场面记忆犹新，我们家那亩田在最下游的位置，夏天母亲为看护稻田里的水彻夜不眠，有时甚至很不情愿地和别人动了口角，只是为了多生产点粮食而已，确保我们全家的口粮！那是多么的不易啊，有一年暑假天大旱，母亲看着严重缺水的稻田，劝说村民不分白天和黑夜挑沙背泥堵渠围堰，终于确保了全村稻田的丰收。再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大哥更是想尽了不少办法，为了避免和别人争水，他带领我们三弟兄，拿着钢钎和铁锥，采取人工开凿的办法，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一个不漏水的石堰，从此以后，母亲再也不担心稻田缺水了，也就是说，我们家的稻田成了真正的河水田了，年年丰产。

因为住在河边，爷爷担心我们的安全，不让我们下河洗澡，甚至准备了竹条伺候，但哪能阻挡我们的游泳欲望呢，我会在艳阳夏天的正午约上伙伴，成天三五成群地泡在水里，钓鱼捉蟹，不亦乐乎！自然挨了不少爷爷的竹条！我想方设法烧掉了无数根爷爷为我们准备的竹条！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爷爷打我也是不情愿的，很多次在我睡着的时候，爷爷含着泪用烟油子为我擦抹竹条留下的伤痕……

如今，我们全家迁到了高桥，每当漫步廊桥的时候，每当人生失意的时候，每当意志消沉的时候，静听桥下流水，很自然地怀念起生我养我的地方——芭蕉口。朝夕廊桥，走过廊桥，抚今追昔，对坐夕阳，遥望芭蕉，没有什么能够熄灭我不惑的意志！因为有芭蕉口的那些一弯长流水催我一路前行！

八仙茶事

柯荣

沿汉江而上，至岚河源头，便是八仙镇。八仙镇多山多雨，盛产茶叶。八仙茶，水色清雅，茶香四溢，著名的八仙云雾茶便产于此。八仙人爱喝茶，早上起床头等大事先泡一碗茶，一起床，嘴巴就寡，需要喝一碗茶，要是不喝，一天都没有精神，一碗茶最少要喝三遍，水才渐清，味才渐淡，一天的生活才有起动。八仙人喝八仙茶没有好次之分，几十块钱一斤的有，几百块钱一斤的也有。用八仙话来说，喝茶就是生活，好的次的，甘的苦的，都要用嘴去尝，用心去品，这日子也就通透了，也就顺畅了。

茶是除了粮食之外，八仙人最看重的。走亲访友，居家招待都是最重的礼。家中来人，先烧一壶滚烫的开水，泡一碗预备的茶叶，按来人的喜好，茶叶放多放少，主人便提起茶壶朝海碗粗的茶杯中注入，茶叶在杯中翻滚，腾跃，待至七分满时，主人便双手端起茶杯，柄朝向客人说：来，尝下这个茶么样。来人便也欠身双手接过，只含笑点头，也不搭话，先看看茶水色泽，再用嘴轻轻吹去茶沫，然后小呷一口，便见喉咙一动，露出个微笑点点头，再喝一口，此时茶水，已至四分了，主人便又将滚水给续上，才开始侃天。这是一套礼节，是对人对茶的敬重。

八仙人喝不惯八仙之外的茶，外地茶太香，少了八仙茶独有的微涩微苦微甜的口感，少了喝一大口的劲头，细品慢咽八仙人是做不来的，八仙茶需要大口大口地喝，那才叫一个滋润。外地茶毕竟太小家子气了，吃不了这种苦，也无法享受这种过程，外地茶喝的是名气，是面子，喝完之后肚子还寡人，远远不如八仙茶来的厚实简朴，喝完之后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力气，有了力气才有起动，这日子才没有白过。外地人也喝不惯八仙茶，吃不了这种苦，总没有办法下咽，前些年给一个好茶的朋友送了二两八仙茶。喝了一口，表情便丰富了起来。我问什么味儿，他说苦，我说再尝尝，他便又呷了一小口，在舌头里打了一个转，我又问他什么味？他说奇了怪了，咋又有点香甜呢。我说这就对了，喝八仙茶就得像八仙人对待生活一样，先苦后甜，你得慢慢去品。

八仙人喝茶喝的不是情怀，喝的是一种传统，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精神。八仙的早晨，人们喝完茶，便陆陆续续的从自家屋子里上坡干活，八仙没有“下地”一说，只因多山，而赖以生存的土地都呈块状分布在山腰及山顶，故而称为上坡，所谓上就是生活的蒸蒸日上。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土地平整，种下包谷洋芋，种下生活的希冀。八仙人堂屋的神龛上永远都供奉着由本村德高望重的长者用工整楷书写着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横匾则书“祖德流芳”四个浓墨大字。他们从心底敬畏天地自然，也崇拜着文化的力量。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德，说话要有口德，做人要有品德，干事要有道德，而喝茶与勤劳的生活则是一种福德。

西部风景 林莽 作

瀛湖 第1201期

小飞侠抗疫记

魏田田

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城里城外都是路断人稀。我却因为特殊情况，每天必须得下楼走走。为什么呢？因为亲爱的小女儿刚满一岁零九个月，无论你怎么对她诉说疫情严重，她一概不听，小手指着楼下对我们发布命令：“下玩”！她还不会准确表达“下去玩”三个字，但表情和动作非常明确。倘若命令无效，她就一哭二闹，绕膝跺脚。好在安康的疫情并不严重，而我们所住的小区又地处偏远，只封闭了大门而未封闭单元楼，给我们提供了可以下楼的条件。

如此，就冒险带她下去走走吧，前提是慎重地选择时间段，这就需要摸清人们的活动规律。早晨偶尔有人戴着口罩锻炼，不能出去；上午十点左右偶尔有人下楼买菜，也不能出去。只有午饭时间基本没人。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和妻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戴上口罩，全副武装地抱她下楼了。那几天，女儿的兴趣在于滑板车。我们就带她到小区西边毗邻山谷的路段滑车。那里有一段路坡度很大，是小区里孩子们滑车的天堂。

数九寒天，虽然有太阳，但山谷风大，寒气逼人。可小女不怕，她呀呀欢叫着，不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蹬着车子从斜坡顶端哗啦啦地冲下去，速度之快，就像正在起飞的飞机一样，惊飞了树上的两只喜鹊，我和妻子也惊得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要知道之前她只在客厅里滑过几次，还不熟练，正处于摸索阶段。谁能想到她这样胆大，什么是无知无畏？小女用飞车的行动佐证了，俨然就是个小飞侠啊！

她飞过一次之后，大概是尝到了速度与激情的美妙，便开始飞个不停。我只好让妻子守在斜坡上等她冲上去，而我则守在斜坡下，眼睛死死地盯着她那越来越快的滑板车，身体肌肉已经高度紧张，随时准备冲上去保护她。而小飞侠似乎完全不知道害怕，从坡顶往下飞时，她竟然举着小手喊：“开始”！飞到尽兴处，还翘起一条腿，大喊“加油”！她的头发被山风撩起，小脸红彤彤像个苹果，孔雀蓝的纱巾随风舞动，亮黄色的羽绒服金光闪耀，两个小酒窝似乎也盛满了得意与欢乐，那模样真是爱煞人了。我们也全然忘记了潜在的危险，竟抢着用手机录下她飞车的全过程。这当儿，有人从窗户探头大喊：这娃娃可真勇敢啊！小女听见，竟有模有样仰头喊道：“大家好”！我们不由得一起将她环抱起来，高高举着她亲吻，再亲吻——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吻她的小酒窝。亲爱的女儿，我们的小飞侠，你飞走了我们心中的疫情和恐慌，给爸爸妈妈飞来了春天的气息。

是的，女儿是属于春天的。她出生于2018年3月27日。那一天，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她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爸爸手里金黄色的迎春花。女儿的性情也像春天那样蓬勃旺盛，高兴起来就咯咯欢笑，生气的时候就哇哇大哭，玩起来忘天忘地。她还有侠义之气，这么一点点的小人儿，就会为小朋友守护玩具，她的饼干和零食，可以慷慨分给玩伴。她也像春天那样豁达热烈，信任每一个亲近她的大人，喜欢把小手让每一个亲近她的人拉着。见到熟悉的小朋友，她会热烈地迎上去，呀呀地欢叫，啪啪地拍小手。

飞车之后，小女的智力似乎飞长。她迷上了画画。左手提个小本子，右手拿支圆珠笔，在屋里走来走去，煞有介事趴在桌上画狗狗，有时坐在小凳上，将本子放在膝盖上，那架势就像画家在写生呢。还迷恋芭比系列动画片。眼睛一睁就喊：看芭比！看芭比！这段时间，她做积木造型也很入迷。又迷恋跳舞，看着电视里的画面跳，听着手机里的音乐也跳，起床时在床上跳，睡觉前光屁股跳，手舞足蹈，逗得一家人欢笑不止。

网红医生张文宏说：疫情期间，“每个人都是‘战士’，你在家里不是隔离，而是战斗啊！”我觉得，我们的小女儿，简直就是个抗疫斗士！

然而，宅在家里的这些活动，依然满足不了她下去飞车的渴望。每天中午，她是必须下楼飞车的。那些日子，她在楼下飞车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发现，周围10、11、12、13号楼，窗口里探出许多脑袋在看小女飞车。

这一刻，我竟然莫名地感动。遂想，虽然新冠病毒依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肆虐，小区里、大街上，人们依然都戴着口罩。但我们飞车的小女儿，也许会为这些注意到她的人们驱散些许阴霾，使他们心里的春天早早地来到。

常念常新的母校

邱明虎

母校是安师，毕业15年了，每天路过母校，看到除了大礼堂以外所剩无几的建筑，心里有落寞，有怀念，然而始终不想写什么来纪念。恰逢星期五，读了延福校友撰写的《渐行渐远的母校》，感慨诸多，借周末闲暇，怀念我们那美好的岁月，怀念我亲爱的母校。

我是个农村娃，2001年，初中毕业后，没有出过家乡，没有坐过一次汽车，只知道坐车进城10块钱。参加完中考，取得了镇上前三甲的成绩，要填写志愿，我问班主任，上高中还是考中专，班主任说看家庭的条件，如果上不起大学，你就报考师范，学费便宜，每个月还有37.5元的补助呢。于是我不知所以的报了第一志愿——安康师范。有幸被母校录取了，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后来才知道是学生科长的刘瑞江老师对我说，你来读这一段报纸，山里娃，力气大，嗓门高。这一读，惹来一群面试的男女同学，轰然大笑。现在想想多半是因为我那憨足的安普话和超大的嗓门吧。

九月的校园，桂花飘香，高大的汉白玉鲁迅像，矗立在校门的正前面，鲁迅像后是一座三层苏式教学楼，教学楼前是一排排白玉兰，对于我来讲，一切都是新的。军训结束后，班主任华建平找到我，看你考试成绩语文不错，新生发言你来，稿子自己写。于是我就作了2001级新生代表，总也忘不了开篇的两句“金秋十月，丹桂飘香”。15年过去了，每每进入校园，我的脑子里总蹦出这句，这就是我对母校的第一印象。

安师很美、院子很小，学风很浓。难以忘记每个雨天，三层楼的屋檐水滴下来的时候，同学们拿出书法课的毛笔，在雨地里洗毛笔，初入校园，总是埋怨这些学哥学姐为什么不下完书法课的时候，顺手就把毛笔洗了呢？后来，等到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才知道，开心时练字，失落时练字，晴天时练字，雨天时洗笔是多少安师“懒人”的传统。

安师很美，东西花园，各有风韵。与教学楼一字平行的两端，各有两个花园，一个取名东花园、另一个取名西花园。东花园里有假山、假山下有鱼池，池水清凉，枇杷桂花瘦竹子满园。又有石桌、石椅，小景若干。春季鸟鸣阵阵、夏季绿树成荫、秋季满园飘香、冬季水落石出。西花园位于教学楼西侧，学校女生小二楼背后，花园的北面是练琴房，无论何时去，总是一尘不染。教学时间、周末时间琴声入耳，好不自在。东西二花园，是安师人最好的读书处，那些唐诗宋词、中外历史，莫不是在此处记于心间，以至于十五年来，大多没有荒废。

最难忘，是冬季万米越野赛。冬季越野赛是安师的传统体育内容。每到冬天组织全体学生户外跑步，那时候我们的跑步已从大桥路改到上香溪洞了。班主任华建平老师对晨跑要求十分严格，每到冬天，必带着藤条，到男生宿舍，到点挨个请，陪着我们一起跑，每天6点到香溪洞，然后再回来。以至于现在只要上香溪洞锻炼，总要找找当年自己跑步停顿的地方，爬格子10余年，身体尚未“残废”，也要感谢那些年冬季跑步的坚持。

最怀念，是秋季校园之秋歌咏比赛。10月校园是歌声的海洋。为了锻炼学生识谱、唱谱能力，每到下半学期，全校要进行歌咏比赛。到了比赛前夕，校园里凡是能站下队伍的地方，总是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自发组织。你一阵唱过来，我一阵唱过去，唱到激情时，班级之间还相互拉歌，很是热闹。

最温馨，当数充满文学气息的校园。安师校园的文学气息十分浓厚，学校里总有讨论文学的声音。那时候看过路遥的小说，总要拉着好友，你也赶快看，看完咱们来讨论。古代文学老师谢芳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知识丰富，普通话字正腔圆，讲课时一头长发，宛若惊鸿；现代文老师李雪梅讲起课来总是那么精彩，课堂的发言此起彼伏；古文老师朱世丽，对“孤芳自赏还有芳可傲”的分析，过去15年我也未敢忘记。校园里办文学报纸，搞诗抄相当流行，校刊《沃土报》的油墨还未干，就传遍了整个校园。现在同城在搞文字工作的诗人立志、甲林、甲斌都是一个年级的文学爱好者。文学的熏陶，以至于多年后，我们在市委对面的王家蒸面店偶遇，总要讨论一番，最近读了啥文学大作。

最怀念，还是质朴丰满的安师课堂。我们上的是第一届五年制大专班，读的是改革后的大学课程。老师们精心备课，同学们憋足了劲的追逐大学梦。生物课，长着长长眉毛的王伟老师，拿着活蹦乱跳的青蛙，给我们说，同学们，这个青蛙有两个心室，一个心房，一会解剖给你们看；体育老师刘长江，指着双杠说，不好好练，你们男生结婚连媳妇儿都抱不起；音乐老师张大雁说，简谱很简单，就是都惹米发索拉西，然而我们总是一头雾水；书法老师李冰每堂课都要唠叨，会写“飞、天、家”，敢在人前夸，你们会不会，还不好好儿练；最愉快是地理课阎俊亮老师，在天上布满星星的夜晚，把我们带到学校大操场，用一口纯正的关中话讲到“天上星、亮晶晶、数也数不清，北斗七星、划长空……”。以至于多年后，与我同桌的老婆晚上出门看到星星，总要撇着关中话来一句，天上星，亮晶晶，数也数不清。

毕业15年了！15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在育才路113号，母校的影子留在育才路1号。路过一回，感慨一回，母校在哪里？老师在哪里？同学在哪里？三年前，读过一篇网络文章“安师大门已拆，我们记忆何在”。今天再读延福学长所写《渐行渐远的母校》，我觉得母校不远，在我们每个学子的心里。

我们心里有一个母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永远鞭策我们。安师校友遍安康，接近百年的建校史，浓郁的文化气息，鞭策着每一个安师人，勤奋工作，莫要自怜自卑。每天早晨在单位16楼，遇见诗人小指，同学立志，总要互道老同学早。我们是办公室第一学历最低的人，但是我们也是办公室最早到的人，也是办公室公文测试的“状元”和“探花”。有时候，我们也会自嘲一番，老同学我们都在“谋划”安康的发展大事哩！

我们心里有一个母校，“与人为善、见贤思齐”永远鼓励着我们。安师校园大都是农村的娃，那时候有个段子“穷师范、富高中、不穷不富是师专”。我们入学的时候虽已是2001年，但校园里没有一点浮华的气息，穿布鞋也是很常见的。我想安师人都不会忘记第二食堂一元钱二两的挂面，救济了多少次我们饿得奄奄一息的胃，5毛钱一个的大馒头，是晚自习后填饱肚子的最美宵夜，生活委员充值的37.5的月补助，鼓励了多少人，把书读下去。15年了，生活境况在改善，而我们安师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和见贤思齐的决心引领着我们奋斗在人生路上。

安师不老，永远在我们心中。安师真美，让人常想常新。